

《死海古卷》

王芝芝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hist0001@yahoo.com.tw

1947年，三位阿拉伯牧羊少年，因尋找走失的羊，在死海(位於耶路撒冷城東15英里)沿岸西北角庫蘭(Qumran)峽谷的山洞裏，找到藏在陶甕的手抄古文卷，揭開了二十世紀聖經學、歷史學與考古研究上的一項重大發現。少年們攜出的古卷由阿拉伯古董商收購，其中四件落到耶路撒冷城東正教聖馬可修院的Athanasius Samuel主教手中，被鑑定出係幾篇最古老希伯來文聖經(即舊約聖經)的抄本，抄本成書在西元前250年至西元68年之間，極具價值。¹於是考古學者展開大規模的搜尋，又陸續發現其他



圖一：死海庫蘭(Qumran)峽谷

十個藏古卷的洞穴，無數的古卷和數以萬計的殘片(有些只有的一個銅錢大小)隨即出土。1951-1955年，約旦考古工作者G.D. Harding與來自法國的天主教道明會神父Roland de Vaux，在附近發掘出猶太教苦修宗教團體 - 庫蘭宗團的遺址，又找到數以萬計多達800分類的古卷、類似的藏經陶甕及一處抄書工作坊，認定這應該是《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的生產地。這些書卷應該是庫蘭宗團的成員在西元68年羅馬第十軍團前來鎮壓猶太民族反抗時，藏入死海附近的庫蘭山洞的。²

由於古卷大多與舊約聖經相關，是研究猶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資料，而文物出土地點又在耶路撒冷城附近，猶太學者以及以色列政府除積極參與研究和考古發掘外，也熱心收集流散四處的古書卷，例如：1955年，以色列政府宣佈取得阿拉伯牧童發現的第一批資料中Athanasius Samuel主教所有的四件古卷。這批文物流落美國，持有人因找不到買主，竟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出售啟事，由一位正巧在紐約演講的以色列考古學者以二

¹ 這些文件是比當時所知最古老的希伯來聖經(猶太文士 Massora 所傳，約為耶穌誕生前100年)更早的經文，使用的文字是古希伯來文和阿拉米口語文字(Aramaic 或譯為亞蘭官話，也是耶穌及使徒們平日使用的語言)，其中還保留了一些未載入舊約的「偽書」、次經、外傳、經外書等。

² 庫蘭宗團屬於艾賽尼教派(Essenes)，是由一群僧侶與俗人共組的宗教共修會，他們嚴守會規，遵行上帝的法，自命為正義導師，是真正的神選以色列民族。他們認為生活在耶路撒冷城的猶太人都是腐敗的罪人，因而避世隱居荒野，是來自荒野的先知。根據聖經學的考證，施洗者約翰雖非個中成員，但是可能曾在庫蘭宗團生活過，至少熟悉庫蘭宗團的理念。西元68年，羅馬鎮壓猶太人時驅散庫蘭宗團，不許他們再回巴勒斯坦這塊上帝應許之地，庫蘭宗團從此不知所終。庫蘭古卷抄本在50年代到60年代激起一股研究的熱潮，產生這門考古學新學科-庫蘭學(Qumranology)。

十五萬美元購回。³1967年「七日戰役」時，以色列政府由約旦運回大批《死海古卷》文物。因此，儘管研究《死海古卷》的學者群是國際取向的，但是大部份的資料都在以色列。



圖二：裝古卷的陶甕

《死海古卷》與《庫蘭古卷》發現時，正值英國託管巴勒斯坦的後期，政治情勢詭譎，在地的阿拉伯人與猶太居民間關係緊張，常爆發嚴重衝突；因此，學者從事古卷研究時，相當謹慎保密，帶著神秘色彩。研究者往往堅持個人的詮釋與論點，不接受公開辯論。在材料整理與開放閱讀上，更是一再推延，為保有個人的權益，甚至不許他人有機會觀看；所以，自1947年以來，大量資料實為少數人的禁臠。1955年，以色列政府才在各方壓力下，出版第一卷的目錄。其後又是一長時間的沈默期，甚至傳出天主教教宗因害怕舊約聖經的研究會動搖教會根本，力圖阻難的說法。不過，這並不是《死海古卷》與《庫蘭古卷》長久以來無法公開的唯一解釋。古書本身年代久遠，在復原與整理上的確難度很大。⁴所幸1991年後，以色列的古卷研究部主任 Professor E. Tov 獨排眾議，聘用近百名各國學者參與古卷整理工作。技術上也有了突破，先用紅外線掃描，數位化原件，再借用電腦，將其放大、調色、編輯、分析，整理工作因此得以順利進行，終於在十年內完成這浩大的工程。2001年，他對外宣佈將經由牛津大學出版《死海古卷》全書29卷，這乃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澄清多年來學界對以色列當局的猜忌與不滿。⁵

全世界的學者為什麼這樣看重《死海古卷》與《庫蘭古卷》？《死海古卷》與《庫蘭古卷》的真正價值又在那裏呢？首先，這些古卷除了《以斯帖記》以外，《舊約聖經》的各卷都有抄本，尤其包含一向爭議最多的《但以理書》。它們比現存最古早的聖經抄本更早一千年；有利於《舊約聖經》原文的校訂、聖經正典成立年代的考証，能解決猶太人製定希伯文官方正典聖經後，因為語彙進化，轉譯失誤，以訛傳訛所留下的一些爭議。一些過去讀不通的文句，因此得以訂正。第二，在比對希伯來舊約聖經與古卷的聖經抄本時，可以看出猶太民族在抄經及保存文物時的謹慎與精確，因而了解聖經內所記載的猶太民族史。第三，提供澄清基督教教與猶太教關係的資料，例如，由庫蘭宗團的觀點，看到在耶穌活著的時代，猶太信仰所期盼的彌賽亞實有三個一個擔任先知的彌賽亞，一個自我奉獻犧牲的聖僧彌賽亞，一個代天行道的聖王彌賽亞如大衛王。可以說明猶太人釘死耶穌的原因是：以耶穌為唯一的彌賽亞，集合猶太所有彌賽亞的特質於一身，既是傳遞上天旨意的先知，又是捨身拯救人類的聖僧，更是宣稱自己的國在天上，是神的兒子，代天行道的聖王。這樣的彌賽亞說法是完全違反猶太人傳統的。第四，站在歷史

³ 這位考古學家 Yigal Yadin 曾是以色列陸軍將軍，其父係考古學名家 E. L. Sukenik，任教於 Hebrew University，最早收購阿拉伯牧童的三件古文書，是《死海古卷》研究圈的知名人士。1955年新購的四件加上原有的三件，至今陳列在 Hebrew University 的主題博物館，名曰“Shrine of the Book”。

⁴ 許多文件是寫在紙草上，輕輕移動便成粉狀。羊皮紙由甕中取出，遇空氣轉黑變型，不易辨識。有些文件只有銅錢大小，本身也只有幾個字母的殘片。而且抄書的古人除分段外，不用標點斷句，有的字與字連續書寫，中間不斷開，不易辨認。

⁵ 學者指責以色列獨佔人類歷史資產，又有傳言認為以色列當局因為害怕死海古書會動搖希伯來宗教的根本，故意拖延公開資料的時間。1991年10月以色列文物管理當局對有爭論未曾公開的原始資料，已打破禁令，結束40年的壟斷和保密。

文化的立場，可以由古卷中看出猶太教、基督教、庫蘭宗團、波斯教之間的文化交融，進一步了解中東文化的特質。古卷所表達的思想與教義與波斯拜火教古經《阿維斯陀(Avesta)》有許多相似之處，猶太教有關天使、魔鬼及末世、彌賽亞的論述，即受《阿維斯陀》的影響。



圖三：死海古卷殘片

總之，《死海古卷》與《庫蘭古卷》的發現是二十世紀宗教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了解西方猶太基督文明傳統的一個門徑。

參考資料與相關網頁

1. Gaster, Theodore H. *The Dead Sea Scriptures*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Anchor Press, 1976. 王神蔭主教譯，《死海古卷》，北京：商務，2003。
2.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3. <http://www.christiananswers.net/q-abr/abr-a023.html>
3. *Dead Sea Scrolls* <http://www.bartleby.com/65/de/DeadSeaS.html>
4. *Basic Facts Regarding the Dead Sea Scrolls* <http://www.religiousstudies.uncc.edu/jdtabor/dssfacts.html>
5. *The Dead Sea Scrolls online course* http://www.st-andrews.ac.uk/~www_sd/qumran.html
6. *Dead Sea Scrolls & Qumran* <http://home.flash.net/~hoselton/deadsea/deadsea.htm>
7. 王新生，〈《死海古卷》中的《圣经》古卷对于《旧约》文本研究的意义述评〉，《復旦學報》，2003：6，頁45-52。